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导读版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爱心阅读,从心开始!

契诃夫 短篇小说选

[俄国]契诃夫◎著 (下)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导读版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爱心阅读,从心开始!

契诃夫 短篇小说选

[俄国]契诃夫◎著 (下)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孟广丽, 李伟编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 4

(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

ISBN 978-7-5385-4475-6

I. ①契… II. ①孟…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170 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上下)

主 编: 赵春香

编 译: 孟广丽 李 伟

批 注: 禹 宏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http://www.bfes.cn>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40624

出 品 人: 李文学

策 划: 师晓晖 张耀天

责任编辑: 于德北 陶 然

装帧设计: 北京东方视点技术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王永梅

承 印: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3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475-6

定 价: 59.8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跳来跳去的女人	(1)
风 波	(45)
万 卡	(60)
渴 睡	(66)
歌 女	(73)
话说爱情(精读)	(85)
没有出嫁的新娘	(105)



导 读

在别人的吹捧下，要献身艺术的妻子，实际上毫无艺术天分。但她每天都在为艺术奔波，甚至为艺术献出了自己的感情；深爱妻子的丈夫任劳任怨，一心埋头苦干，没想到妻子竟然背叛了自己，丈夫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跳来跳去的女人，她的生命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跳来跳去的女人

1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举行婚礼时，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

她往新郎旁边靠了靠，然后对朋友们说：“看



看他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仿佛是向来宾解释她怎么会嫁给一个这么不起眼的男人。

新郎名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个医师，九等文官。他在一家医院做主任医师，是不在编制的，还在另一家医院做解剖师。他每天上午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看病房，午后去另一家医院解剖尸体。他在空闲时间也私下里给人看病，收入不很少，一年下来也就五百卢布吧。除此之外，关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新娘的亲戚朋友可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其中有些人已是名人了，很有社会地位，有些虽然现在不是名人，但前途无量。有一个演员，是大家公认的大才子，为人谦和，朗诵也好，教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他很为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歌唱才华没有发挥出来而惋惜；有一个画家，叫里亚包甫斯基，二十五岁，已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他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绘画才能很看好，认为她将来很有可能在绘画方面有所成就；还有一个大提琴家，他很欣赏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音乐才能，曾在公开场合说过在他认识的女人中她在这方面是最出色的；还有一个文学家，年



纪虽轻但很有名气，已发表过许多作品，有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地主乡绅瓦西里·华西里奇也是她的一位朋友，他喜欢古老的俄罗斯文化，他能在器皿上绘画。他们这些人生活自由自在，无病无灾的时候，根本想不起医生这个职业。在这些人面前，身材高大的戴莫夫看起来是那么的矮小、多余、平庸。如果他也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他漂亮的胡子一定会叫人联想到左拉，而此时怎么看他都是一个店员。

有一个演员赞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她那亚麻色的头发配上结婚礼服就像春天里的一棵开满了娇嫩的白花的樱桃树一样亭亭玉立、婀娜多姿。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挽着他的胳膊对他说：“听我说，我为什么会突然嫁给他呢……戴莫夫与爸爸在同一所医院里工作，可怜的爸爸生病了，戴莫夫就在爸爸床边精心地伺候了几天几夜，多让人感动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包甫斯基，音乐家……我真的感动得受不了了，多么好的人啊！我也几天没有休息，在爸爸身边陪着，他在这几天中对我产生了感情，他坠入情网。你们一定觉得很有戏剧性吧。爸爸去世后，他偶尔会来探望我，我们在



街上也见过几次面。有一天晚饭后他又来看我了，聊了一会儿，他突然向我求婚，我当时吓坏了，我哭了一宿，我发现我也坠入了情网。现在我们举行婚礼了。他强壮、结实，像熊一样，让我很有安全感。现在他的脸只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又暗，你们看不清楚，等一下他的脸完全转过来您得瞧一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包甫斯基，您说看看，他的脑门子怎么样。”她向戴莫夫喊道：“亲爱的，我们正在谈论你呢，你过来一下，跟里亚包甫斯基他们握握手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戴莫夫微笑着走过来，主动与里亚包甫斯基握手，说：“很高兴认识您，我的同学也有个姓里亚包甫斯基的，他是您的亲戚吗？”

2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今年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生活得挺幸福。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镶了框，有的没有；在靠近钢琴和家具的地方，她布置上了中国的阳伞、画架、花布片、短剑、半身像……看起来很漂亮而且热闹……饭厅布



置成了俄罗斯风格，用俗气的画片裱糊墙壁，墙上挂着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着一个草耙和一把大镰刀。她把卧室的天花板和四壁用黑呢子蒙上，两张床的上方挂了一盏威尼斯风格的灯，卧房门边还安了一个假人，假人手里拿着戟，整个房间看上去很像一个岩穴。大家都觉得这对小夫妻的小窝很可爱。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每天上午十一点起床后，就开始弹钢琴，如果天气好，就画点油画。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去找女裁缝。她和戴莫夫钱不多，刚够过日子，所以为了常有新衣服穿而使自己引人注目，她和她的裁缝真是绞尽了脑汁。她常常用漂染过的旧衣服，装饰上不值钱的小配饰，做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来。这不是一件衣服，而是她的一个梦。从裁缝那里出来她照例会到一个她认识的女演员那里去，打听打听戏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新戏的戏票或福利演出的票。出了女演员的家她还会去一个画家的画室，或者去看一个画展，接着再去拜望一位名流跟他聊聊天或者请他到自己家里去。每个人都亲切而高兴地欢迎她，这使她相信自己既可爱又了不起……那些被她称作名人和伟人的人，都



把她看做是和他们一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预言——只要她不分心，凭她的才华、智慧一定能成就大事业。而她呢，无论是唱歌、弹琴、画油画、雕刻、参加业余演出，每一样干起来都充分表现出了她的才能——并不是凑凑数而已。扎彩灯、打扮、给别人打领带这些事经她的手一做是那样的有艺术趣味，那么优雅，那么可爱。她最突出的才能就是她善于认识名人并很快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有点小名气，刚刚有人注意，她就能很快和他认识并在当天就成为朋友请他到家里做客。每每结交一个新名人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甚至连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乐此不疲。旧名人过去了，忘记了，又有新的名人来代替，这些新人不久就腻歪了，又开始寻找新的新人……

四五点钟，是她和丈夫吃晚饭的时间，丈夫的朴实、和蔼、健全的思想引得她感动、兴奋。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着丈夫的头不住嘴地吻着。

嘴里说：“戴莫夫，你是个又聪明又高贵的人，可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你对艺术没兴趣，你否定音乐和绘画。”



他则温和地说：“我不了解艺术，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也没时间对艺术产生兴趣。”

“可是，这太糟糕了，戴莫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的朋友们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你并没有责备他们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行。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但我并不否定它们，我想有那么多人热爱它并用毕生的精力来发扬它，还有那么多人肯为它花大把的钱，那说明它一定有它的迷人之处。”

“让我握一握你真挚的手！”

饭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照例要坐车去看朋友，再到戏院去看戏或者去音乐厅听音乐，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如此。

每周三，她都会在家里举办晚会。他们不打牌，也不跳舞，而是用各种艺术来消遣。演员朗诵，音乐家演奏，画家画画，歌唱家献歌，自己也画画，也唱歌，也伴奏，休息时，他们就谈文学，谈绘画，谈歌剧或争论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参加晚会的人中女人很少，除了她、女演员和女裁缝以外其他都是男人。因为她觉得女人庸俗、



乏味。每次晚会，她都会隆重地推出一位新人。通常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此时没人会想起他。不过一到十一点半，他一定会准时出现在大家面前，搓着手面带温和的笑容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饭厅的餐桌上摆着每次他们都会吃到的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伏特卡，还有两瓶葡萄酒。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每次都会快活地合着掌看着她的先生夸张地说：“我亲爱的，你真是迷人！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戴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他的脸活像孟加拉老虎，可是那神情却是善良可爱的，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边吃边看着戴莫夫，心想：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

可是很快他们就又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又去谈他们的戏剧、音乐、绘画了。

年轻夫妇的幸福生活就像涓涓细流，平缓而畅快地流着。但是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出现了一件愁事。戴莫夫被传染上了丹毒，不得不剃光了他那头美丽的黑头发，在床上躺了六天。这期间，奥



尔迦·伊凡诺芙娜坐在他床边，不断地哭，等他的病好一点了，她就用一块白头巾包住他被剪掉头发的头，把他扮成贝陀因人，给他画像。他俩都很开心。病好后，他又开始去医院上班了。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事了。

那天，吃晚饭时，他对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真倒霉！我今天做了四次解剖，一下划破了两个手指头。到家了才发现。”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被他吓慌了。他赶紧笑着安慰她这不算什么，做解剖会经常划破手。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担心他会得败血症，就每天晚上为他做祷告，结果总算没事。

幸福的日子又回来了，他们幸福地迎来了春天，又幸福地度过了四月、五月、六月……直到秋天。六月份他们到离城很远的避暑山庄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从七月一直到秋天，画家要去伏尔加河流域旅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也参加了这次旅行，因为她是这个团体中不能缺少的一分子。为了这次旅行她还特意用麻布做了两套旅行服，买了颜料、画布、画笔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包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是否有



进步。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时，他都会把手深深地伸进口袋里，紧抿嘴唇，再哼哼鼻子，说：“是……啊……您看这朵云……前景有点……您知道，不大对劲……这个草屋有点被压住了……那个角落应当画得暗些。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说得越是朦胧她反倒越是能听懂！

3

有一天吃过午饭以后，戴莫夫买了一些吃的去避暑山庄看妻子。他们已有两个星期没见面了，他很是惦念她。他下了火车以后，在一大片树林里找到了避暑山庄。一路上，他又累又饿，看着自己带的一大包好吃的，他心想：一会儿见到妻子，一定要和她一起好好地吃一顿晚饭，然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避暑山庄。老女仆告诉他，太太此时不在家，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避暑山庄很破烂，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到处裂着缝；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另外一个房间里放着画布、画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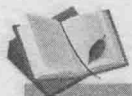
脏纸和随意扔在椅子上和窗台上的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戴莫夫走进第三个房间的时候，他看见了三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黑头发，留着胡须；另外一人身材矮胖，脸刮得光光的，戴莫夫猜他也许就是演员。屋里的桌子上有一个茶炊，此时已经烧开了。

演员不客气地看着戴莫夫，用他的男低音开腔了：“您有什么事？要见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来了。”

戴莫夫坐下来。其中一个黑发男子无精打采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抬起蒙眬的睡眼看着戴莫夫，问道：“您也许想喝茶吧？”

此时戴莫夫又饿又渴，可是他谢绝了他的茶，他怕坏了吃晚饭的胃口。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和笑声，“呼”的一声，房门被打开了，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跑进房间来，她戴着一顶阔边草帽，手里提着一个大盒子；里亚包甫斯基跟在她的后边，他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手里拿着一把大阳伞和一个折叠凳。

“戴莫夫！”看到戴莫夫，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叫起来，她快活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了



一遍，她把头和两只手都放到戴莫夫的胸口上，亲昵地说：“你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你都没来呢？”

“我哪有时间啊？我总是忙，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吧，又没有合适时间的火车。”

“见到你来了，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整整宿地梦到你，我担心你害病了。你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啊，你来了真是太好了！你知道，你来得多么凑巧啊，你要做我的救星了。只有你才能救我！这儿明天要举办一个特别别致的婚礼，”她笑着给丈夫系好了领带，接着说：“有个漂亮的小伙子，姓契凯尔杰叶夫，他是火车站的电报员。他要结婚了。是啊，你要知道，他很壮实，脸上总有一种憨厚可爱的表情……可以让他做模特，画年轻的瓦兰人。我们这些人对他产生了兴趣，明天他结婚，我们一定要参加他的婚礼……他没钱，孤单单的，性格很羞怯；不关心他那简直就是罪过。先做礼拜，然后就举行婚礼；再从教堂出来一直走到新娘家里去……你想，树木苍翠，鸟儿鸣叫，阳光洒在草地上，我们这些人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是多么别致啊，简直就是法国



印象派的风格啊。可是，戴莫夫，我穿什么去呢？”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着，做出要哭的样子，“我在这儿什么也没有，衣服也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一定要救救我。你来了，那说明是命运让你来救我了！好人儿，回家去，把我那件粉红色的衣服取来，它就挂在衣柜的前面，你知道那件衣服……还有，在仓房里，右边的地板上有两个硬纸盒，上边的盒子里放着很多花边和零头布料，下边的盒子里放的全是花，你把那些花全拿来，我要从里边挑选一下。亲爱的，你一定要小心，别压坏它们……还有给我买副新手套。”

“好吧，我明天去给你取。”戴莫夫说。

“明天，那怎么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惊奇地看着丈夫问他，“那怎么来得及啊？头一班火车九点才开，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一定要今天去！明天就来不及了，去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去吧，别误事，宝贝儿。”

“好吧。”戴莫夫说。

“我是多么舍不得你走啊！”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着，眼眶里涌出泪来，“我真是个傻瓜，我为什么要答应那个电报员呢？”